

大時代之夢

石兆棠 著

香港蘊山出版社印行

一九六四年九月

大時代之夢

石兆棠 著

香港蘊山出版社印行

一九四六年九月

目 次

一 前言……………(一) 二 何謂「大時代」……………(二) 三 老子之答……………(三) 四 孔子之答……………(五) 五 釋迦牟尼之答……………(六) 六 基督之答……………(八) 七 蘇格拉底之答……………(十) 八 荷馬之答……………(十四) 九 但丁之答……………(二〇)	十 歌德之答……………(二五) 十一 沙士比亞之答……………(三〇) 十二 安徒生之答……………(三五) 十三 托爾斯泰之答……………(四〇) 十四 愛羅先珂之答……………(四五) 十五 高爾基之答……………(四七) 十六 海燕之答……………(五〇) 十七 大時代喜劇……………(五四) 十八 結語……………(六九)
--	---

一 前言

「大時代」雜誌的編者要我寫一篇文章登在「大時代」上，我便意識到這一次必須寫一篇大時代的文章才行了，不然假如寫了一篇小時代的文章而登在「大時代」上，豈不可笑？但是什麼叫：「大時代」呢？我滿以為跑上圖書館，查翻「辭源」，「辭海」，總可以解決問題的，但是使我失望的是這些大書裏並沒有印上這末一條，趕急翻看「大英辭典」，也沒這末一項，這便把我弄慌了。轉想這是一個偉大名辭，怎末能在專論小事物的辭典裏找到呢？靈機一轉，便去翻查專論君國大事的「二十四史」，「了凡綱鑑」等等，可是還是落了空，裏面從沒出現過大小時代的字眼過。於是我的心便有些忙亂了。又轉想「大時代」原來是個新

名詞，怎末能在歷史的典籍裏找到呢？想到這裏，不覺微笑自慰。便打算從所謂新名詞詞典裏去扒梳。但是，翻完了英、俄、德、法、日的新名詞詞典還是找不着牠，於是心煩意亂，不知所從了。躺在床上，失眠了整夜，直到五更差近，一陣清風徐來，才得悠然入睡。可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竟打破我歷年來不作夢的紀錄，居然做了一個古怪的夢。憶及如此年成，什麼都可觸禁犯法，是否忽然胆敢作夢，也觸犯忌諱呢？言念及此，比起找不着「大時代」這名詞的涵義還更感到茫然自失。趕忙偷問「在民主聲中談法治」的先生們，據答：直到目前爲止，做夢似屬自由，尙無判罰先例。聞教之下，不覺暗喜。急將夢情錄下，以告同病者。

二 何謂「大時代」？

我是懷抱着：『何謂大時代』的天大問題踏上夢境的大道上去的。我心中模糊地想著：這種問題祇有哲學家才可以解決了，於是我心不由自主地便飄飄然撞上中國天字第一號的「哲學家」，老子，的大門去。

三 老子之答

老子道貌岸然，正在騎上青牛，準備逃出關外，完成他逃難第九週年的劫運。我却冒冒失失地搶上前去：

我：「敢問何謂『大時代』？」

老子：「我現在急於逃難，無暇研究哲學了」。

我：「據說陳搏老祖大笑跌下騎驢來，說：天下從此太平了，不須要逃難了」。

老子：「（鄙棄的樣子）那傢伙懂得什麼？他祇曉得國難是災，須逃避，而不知勝利對中國也是災，也須要逃避。我才明白國難時期在苗嶺山脈，在橫斷山脈上還有逃的去處，勝利帶來的災害既更慘重，更兇狠，也更普遍，更深入，可是却無地可逃。仔細考究過，覺得祇有出關才是辦法」。

我：「那也無傷，即使要出關，回答我的問題總有時間吧？」

老子：「（不耐煩的樣子）我不是說過嗎？『吾無以名之，字之曰：『大』』（見「道德

經」。所以凡無以名之的東西就叫做「大」，你所謂的『大時代』，就是無以名之的時代（他說完即想鞭牛前進）」。

我：「那末內容呢？」

老子：「內容？我祇研究過『小國寡民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』（見『道德經』）的社會，現在地面上住滿了人，老早弄得我頭昏眼花，還來一個什麼撈什子的『大時代』，叫我怎樣回覆你？」

我：「但是——」

老子：「（他一時真想發怒起來，但又似乎想起自己是提倡：『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』（見『道德經』）的哲學的，所以還是轉了口說：）好吧，這個問題，你還是去訪問那些自稱救世的哲學家去吧，例如孔老二如何？我確是急於出關，無暇回答你了」。

我沒有辦法，祇好鞠躬而退，順步走上大成殿去。

四 孔子之答

孔子正在與弟子們用早餐，食冷牛肉，我長揖而進，恭然而問：

我：「敢問夫子，何謂：『大時代』？」

孔子：「（溫和的樣子）時代有什麼大小之分呢？我不是說過：『小大由之』（見「論語」）嗎」？

孔子這樣一說，弟子們都哈哈地大笑起來，尤其孟子笑得一副黃牙齒都露出來，怪難看。

我：「但是，夫子的書裏祇討論過仁義道德，絕沒有討論過時代的問題的」。

孔子還不及回答，孟子老早忍不住搶着回答了：

孟子：「雖然沒有討論過，不過，我不是說過嗎：『夫子聖之時者也』（見「孟子」），不論什麼時代，我們夫子都不失爲聖人的，所以我們老早不注意時代的大小了」。

說着孟子先笑起來，孔門弟子更附和着鬨堂大笑。我忍不住這種傲慢的辭色，我堂

當然採取攻擊的姿勢。

我：「不要訕笑吧，須知最後發笑的才是善笑的（法諺），也許「大時代」的來臨，你們連冷牛肉也找不到來食呢！爲什麼不仔細地來思量一下！」

孔子也感覺弟子們的失禮，便說：

孔子：「算了吧！你知道我是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（見「論語」）的，你所問的「大時代」是西洋輸入的新思想，我自然難於答覆你了。幸喜現在「西方有聖人」，你何妨親到西方去訪問一番呢？」

我覺得這倒說得有理。便辭出大成殿，擺起高等華人模樣，昂然乘搭美國軍用機飛向印度去訪問我佛如來。

五 釋迦牟尼之答

如是我聞，是時釋迦，「始成正覺」（見「華嚴經」）。「一時佛在寶羅筏城，祇桓精舍，與大比丘衆，千二百五十人俱，皆是無漏大阿羅漢，佛子住持，善超諸有，能

於國土，成就威儀，從佛轉輪，妙堪遺囑」（見「楞嚴經」）。我於阿難菩薩發問得佛回答皆大歡喜之後，頂禮佛足，合掌白佛：

我：「願我佛大慈悲，開示我等：何謂「大時代」？」

釋迦牟尼：「善哉善哉！此問不可言說」。

我：「我佛！『華嚴經』云：「了法不在言，善入無言際，而能示言說，如響徧世間」。我佛善「以無言之言，詮言絕之理」（見「華嚴經」），那末，對此精微問題，為什麼不可言說」？

佛聞我言，拈花微笑。文殊菩薩睹狀，即上前邀我一旁，告我說：

文殊：「你所謂「大時代」即是「娑婆世界。如是東方，千百億，無數，無量，無邊，不可思，不可想，不可說」（見「華嚴經」）。佛拈花微笑，便是以心傳心，妙在心悟，不可言傳，你還是不多問好了」。

我也想到他們是出家的人，不談入世問題。所以也祇好辭別佛所，轉搭飛機，到「耶路撒冷」訪問耶穌基督。

六 基督之答

基督照舊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好像很痛苦似的。我即上前行基督教古禮，匍伏吻基督

足而發問：

我：「基督，我的主，你能訓示我：什麼叫『大時代』嗎？」

基督：「那就是最後審判的日子」。

基督的肯定答覆，使我很歡喜。但我還有點不很明白，我便繼續追問：

我：「所謂最後審判的日子是指天上的，還是指地上的？」

基督：「自然是指地上的。天上日月永恆，那裏會有最後的日子？」

我：「如果最後審判是指地上的，那末誰將爲審判者，誰又將爲被審判者呢？」

基督：「我曾說過：『凡自認無罪的才能用石投擲他人』（見「新約聖經」）。換言之，凡自認無罪的才可以審判他人。而被審判的，自然是背教者的猶大，以及無惡不作的法利賽人等等了」。

我：「審判的方式，是不是像你所熟知的法蘭西革命時代的人民審判方式，把被判罪者一一送上斷頭台去呢」？

基督：「我不贊同復仇的方式，我常說『愛你的敵人吧！恨你的就寬恕他吧』」（見「新約聖經」）！

我：「如果不處罰犯罪者，那末地上的罪惡幾時才能消滅呢」？

基督：「到世界的末日，一切罪惡及犯罪者都會消滅的」。

我：「你所謂世界的末日，是指這個地球的末日呢？還是指舊社會的末日？如果是指地球的末日，那末無論好壞，一切都隨地球的毀滅而毀滅去了，正是清濁不分，玉石俱焚，罪惡和犯罪者都未被清算，這篇糊塗帳究將如何了結？如果指舊社會的末日，那舊時代的渣滓還須得經一番清算手續，然後新生者才能活潑地成長起來的，那爲什麼你否認復仇的清算意義」？

基督似不欲答我，他身體上的痛苦已充滿了他的顏面，他的母親聖瑪利亞走上前來安慰他。她是莊嚴而美麗的處女，曾爲幾千年來西洋畫家的理想模特兒。但說也奇怪，她

和東方的觀世音菩薩一樣，儘管爲一般善男信女所崇拜，但是一般姑娘們向來不學習她，偏偏傾向輕浮淫蕩。弄得中國男子急了，曾經秘密鼓動把娘兒們腳兒都纏綁起來。可是說也奇怪，媽媽的腳纏了，女兒的腳還是大的，把拉馬克(Marck)後天獲得形質必遺傳的理論整個推翻。於是中國人祇好屈服不再試驗，西洋也未仿行。結果聖母和觀世音儘管被尊崇禮拜，姑娘們照舊是叫囂放蕩，招搖過市，不在話下。此刻我瞥見聖母走來，母子一般悲傷，於心不忍，便辭別下來。乘機飛渡希臘，找蘇格拉底打官司去。

七 蘇格拉底之答

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自行仰藥而死以來已經兩千多年了，毒在他的肚子裏似乎還沒有減輕的現象。我一見就像他的弟子克利圖(Crito)一樣，不自己地熱淚紛飛。

我：「唉！蘇格拉底！爲什麼教育者也淒涼一至如此嗎？」

蘇格拉底：「我非死於法，實死於人」（見柏拉圖著：「辯訴」）。

我：「但是，所謂『人』爲什麼一定要置你於死地呢？」

蘇格拉底：「爲了他們是無知。因爲無知，所以他們不瞭解他們的行爲是罪惡，所以我嘗說：無知就是罪惡。因爲行爲者本身不知道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，一切行爲全出盲動」。

我：「那末，你顯然是爲你的時代而犧牲了」。

蘇格拉底：「但是誰又不爲他自己的時代而犧牲呢」？

我：「然而我們與你相隔兩千年，我們的思想已經和你的不相同了，我們決不願爲我們的愚昧無知的時代而犧牲，我們却一致願爲我們所理想的「大時代」而犧牲」。

蘇格拉底：「什麼叫「大時代」呢」？

我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爲了這個疑問才不惜千里跑來求教你的」。

蘇格拉底：「你說你不知道，這態度使我異常高興。我的同時代的人們常常愛誇說自己知道這個，又知道那個，事實上他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。我一生就忙於到處指摘他們的無知和愚妄，直到他們自承無知爲止。我常說：「我和他們一樣不知道什麼叫做美，什麼叫做善，但他們不知却自誇是知，我不知却自認無知，可見我比他們聰慧些」（見「辯訴」）。你現在一開口就說自己不知道，可見你們東方人坦白得多。我記得貴國的聖人孔

夫子說了一句話：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」（見「論語」）。說得真是有理。他現在還健在嗎？

我：「健在。天天都食冷牛肉」。

蘇格拉底：「那他幸福得多了。我現在一樣都食不得，毒物在作祟」。

我：「那末，你還有精神告訴我什麼叫『大時代』嗎？」

蘇格拉底：「不！我想我不能够。我也想希臘任何哲學家也不會能够。原因自波斯戰爭以後，我們希臘聯邦的力量打敗入侵的波斯，大家滿以爲是『大時代』來臨了，但是出我們意料之外，我們的眼界擴展了，我們不能再安於城市國家的生活，我們的政治經濟範圍擴展了，我們却無力應付複雜的世界政治，結果舉國混亂，公私茫茫然不知所措。於是首先我們的自然哲學崩壞了，大家已不能沉靜下來，思量宇宙的真理。大家忙於人事問題，於是我才挺身而出，倡導道德哲學的重要。更目擊大眾知識的缺乏，便把道德建築在知識論上面，標榜知識就是道德，無知就是罪惡。但是大眾給我的報酬就是把我宣佈死刑。我的弟子柏拉圖，變更方針，以爲解救希臘的危局，祇有改造政治經濟的制度

才行了。他的「共和國」(Republie)一書，曾傳誦千餘年。他以爲須要哲學家來統治國家，而統治者們不許有私有財產，實行貴族公妻共產制度。這樣爲政者自然無法貪污，也自然奉公守法，天下大治了。但是大衆給他的報酬，却是鄙棄和輕視。他的弟子亞理士多德又變更方針，以爲利用國家至上的口號，用國家這個抽象機構來統治全民的生活使舉國一致，於是頹廢的民風就可以改轉過來，成爲富強。但是人民對他的報酬就是把他們罵成漢奸，逼他走死卡拉西士(Chalais)島上。所以我們滿以爲對外偉大的戰爭勝利後，一定是偉大的時代降臨，誰知我們追不上時代，無知在統治我們，結局我們是幻滅了。我們光榮的希臘文明，反給這一場勝仗弄得原來的根基也無處安放而崩潰了。我們會爲我們的國家絞盡腦汁，倡導爲迎接「大時代」來臨的新文化運動，但是爲了國家經濟的蕭條，爲了人民知識的貧困，也祇落得個身辱國亡。那末，再有誰來興緻淋漓地談論「大時代」的問題呢？

蘇格拉底口若懸河，把幾千年冤氣一吐無遺，使我這個貧乏的腦袋一時想不出問題來問他。又見他已動了肝火，恐傷他身體，於是便祇好唯唯而退。出得門來，覺得這個

「什麼叫大時代」的問題，似乎從哲學家們是找不到什麼答案了。於是轉想何不找文學家們去推敲一下？恰好憶起文學始祖的荷馬，正住在希臘，於是便三脚兩脚跑上那古典式建築的石階，叩首詩人荷馬的門求見。

八 荷馬之答

荷馬是個偉大的史詩作家，白鬚飄蕩，儼然仙翁，令人一見肅然起敬。我即趨前揚聲問安。

我：「讓我祝福你吧，荷馬，你詩歌的玄祖！

我今正來自中華，我願你起居如意」！

荷馬：「呵，你東方之子，中華之所生，

博學而無所成名！

你今得崑崙山土地的接引，

遠來此地究欲有何詢問」？